



魂断威尼斯^{*}

〔意大利〕鲁·维斯康蒂

赵秀英译

1. 海面，外景，白天。

一条过时的破旧的被烟熏得乌黑的意大利客轮从博拉^①驶向威尼斯。

天色阴沉沉，空气湿漉漉，大街小巷都隐没在大雾之中。大海如一潭死水，沉闷而灰暗。雨丝淅沥。

2. 船甲板，外景，白天。

一团团黑烟滚落在甲板上，甲板被海水打湿，滑溜溜的。

甲板走道上方搭着一顶粗布篷子，它下面的躺椅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位旅客。他裹着大衣，翻起领子，脖子上围着围巾，膝上盖着一条花格旅行毛毯。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他忽然举目凝视，若有所思，然后又俯首一目十行地浏览那本书。

周围空无一人，似乎这条老掉了牙的破船是这位旅客的专轮。他叫古斯塔夫·翁·阿申巴赫，是闻名遐迩的西德作曲家兼乐队指挥，中等身材，瘦骨嶙峋，那尖尖的下颌，苍白的面色，深深的皱纹及黑黑的眼圈，都勾画出他那早衰的面目轮廓。

他把书放在一边，摘下眼镜，好像完全陷入了萦绕心头的思绪之中……

* 选自《维斯康蒂电影文学剧本丛书》（意大利，波伦娜，卡裴里出版社，1973）。

——编者

① 靠近南斯拉夫边境的意大利一小镇。——译者

3. 慕尼黑郊外，外景，黄昏。

北郊公墓附近。阿申巴赫散步后向车站走去。

车站周围一片死寂，翁捷来大街上连一辆车子都没有。

一切都是静止不动的。在大理石栏杆后面，准备出卖的十字架和碑石等物仿佛成了第二公墓。

对面，在一抹夕阳余辉的映照下，一座巨大的拜占庭式的建筑物格外醒目。那是一家殡仪馆，大门上方刻着金色的字句，诸如：“他们进入天堂之门”，“永恒的光芒照耀着他们”，等等。

电车还没来。阿申巴赫徘徊着，毫无目标地东张西望，最后目光停留在那些即将永久安放的石碑、碑文及十字架上。随后，他举目眺望高台阶上的殡仪馆。拱廊下，两尊标志着世界末日的石像分别站立在高大台阶上方的两侧。当中站着一个装扮奇特的男子。这个人的突然出现使阿申巴赫非常诧异，于是便好奇地端详起来。

此人中等个子，身材瘦削，没留胡须，塌鼻梁，红毛发，乳白色皮肤，脸上布满褐色雀斑，一看便知不是慕尼黑地区人，尤其是他那顶植物纤维直帽沿的帽子更标志着他是个外地人，他背上背着阿尔卑斯袋，身著一件淡黄色上衣，腰间好像系着一条罗登缩绒厚呢子腰带，左手抓着一顶灰色防雨帽，又在腰间，右手拄着一根带铁头的木手杖，胯骨靠在手杖把柄上，双脚交叉，伸长着脖子，眨巴着红睫毛，看着远方。不知是因为夕阳余辉耀眼，还是因为相貌扭曲变形，使他的上下嘴唇相离太远，以至于那口又长又白的牙齿连同牙龈都裸露在外面。

阿申巴赫发现这位陌生人正在以挑衅的目光看着自己，不由得倒吸一口气，极力避开那令人不安的目光，但越是要避开，就越是想再看他一眼。最后，阿申巴赫如果不是惊慌失措的话，至少也是感到很不自在，便索性转过身子。周围过分的寂静使他感到孤独。

阿申巴赫重新沿着栏杆溜跶，由于情绪紧张，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远，好像是故意逃走似的。

4. 慕尼黑阿申巴赫的书房，内景，半明半暗。

厚厚的窗帘几乎把窗子都遮严了，只有几束光线射进房间。室内暗得几乎看不清眼前的东西。

一个男仆拿了一个旅行包走开了。房间里只剩下阿申巴赫和另一位坐在下陷的沙发上的男子，由于光线太暗，看不清是什么人。

阿申巴赫把一叠记录纸、一张女人肖像和一个小姑娘的肖像放在乐谱袋里，断断续续地叨唠着，像是给自己解释，而不是说给对方听。

阿申巴赫：我知道你想什么，但你错了，这不是逃避……再说，旅行对我有好处。你不也是这样建议的吗？很长时间以来，你们一直劝我去旅行，而现在，我真的要出发了，你却又感到奇怪……

没得到任何回答，阿申巴赫有些气恼，又摆出其他理由。

阿申巴赫：我是那天晚上决定的，你还记得吗？音乐会之后……“还有两个星期，正好可以安排安排，然后再出发。”我一直这么重复着，但每次都找到借口留了下来。

旅行包准备好了。他以审视的目光看着缄默不语的客人。

阿申巴赫：现在我再也没有借口了，没有任何事阻碍我了，我深深地感到我需要这次旅行。

他停顿片刻之后，又继续说了下去，但口气缓和了些，好像是一个决定毫无保留地作忏悔的人。

阿申巴赫：……我应当寻找，我要明白……我的心在询问整个世界，等待着它给我指出哪里是埋葬我的地方，在哪里我可以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地听凭命运的摆布，度过我生命的最后时光……

随着镜头的移动，我们看到了那位客人。他是阿尔弗莱德，瘦高个儿，尖鼻子，目光炯炯有神。

阿申巴赫：你理解我，对吧？

阿尔弗莱德讪笑。

5. 船甲板，外景，白天。

早饭铃声惊醒了陷入冥想的阿申巴赫。他抬起头，环顾四周，仿佛需要重新认识一下自己所处的环境。

雨停了，一位海员卷起帆布顶篷，雨水洒落在空座位上。

远处，船头那边，几个吵吵闹闹的孩子兴致勃勃地与其他旅客一起朝餐厅走去。

阿申巴赫边收拾放在腿上的书及方格毛毯等物，边慢慢腾腾地站起身来，眼镜滑落到地板上。

海员忙走过来帮忙。他驼着背，肮脏得令人作呕，那副打算表示亲善但又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假笑引起阿申巴赫的厌恶。

阿申巴赫加快步伐朝餐厅门口走去。

6. 威尼斯泻湖^①，外景，白天。

浓雾笼罩威尼斯。细雨霏霏。

船驶进泻湖中心，目的地利多岛在望。岛的沿岸一排破旧不堪的居民住房清晰可见。

此时，船又停了下来，等待着一条正在靠近的检疫船。

7. 甲板，外景，白天。

阿申巴赫站在船头上层甲板上，凭栏眺望。

不远处传来欢快然而粗野的喧嚣声。还是刚才看到的那伙人在边说边笑，并做着各种手势。这些波兰小伙子活像年轻的售货员。其中一个穿着不合时令的浅黄色夏装，系着红领带，头上那顶巴拿马草帽的宽大帽沿上下呼扇着，他那尖叫刺耳的噪音及惹人发笑的俏皮话使他特别引人注目。

阿申巴赫仔细看了此人一眼，不禁浑身战慄。原来，这不是一个年轻人，而是一个老头儿，一个十足的老头。看他纵横交错的皱纹爬满眼角和嘴角，苍白的面颊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化妆品，草帽上那条五颜六色的飘带鲜艳夺目，但帽下盖着的是一头栗色假发，颈下的肌肉松弛得像牛脖子，向上翘的两撇胡须及一小绺山羊胡须都是贴上去的，咧嘴笑时，露出一口

^① 指浅水海湾因湾口被泥沙淤积而成的沙坝接近封闭所形成的湖泊。威尼斯本岛虽由一百多个小岛组成，但还是连成一片，被视为威尼斯本岛。本岛犹如横卧在威尼斯泻湖中的一条鱼，由一座长一公里的桥与陆地相接。那条细长沙坝就是风景秀丽的利多岛。——译者

挤在一起参差不齐的小黄牙，两个大戒指套在老人特有的皮包骨的干手指上。老人与年轻的伙伴们高声说着，但说的是南斯拉夫语，谁也听不懂。

更使阿申巴赫吃惊的是这些年轻人完全把这位老人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一起说笑打闹，还时而亲昵地拍一下他的屁股。

阿申巴赫捂住额头，闭上了那双因缺乏休息而发炎的双眼。后来，不得不忍受着那位老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戏剧性的表演。老人像一个醉汉似地向阿申巴赫这位外乡人郑重其事地告别。

老人（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祝愿您能荣幸地在这里逗留……我们希望这里能给您留下美好的记忆……

边说边向阿申巴赫靠近，点头哈腰。不知所措的阿申巴赫一个劲儿地躲闪。

老人（用法语）：再见……请原谅……祝您今天愉快，阁下……

他说着，唾沫星子乱飞，闭着眼，伸出舌头舔从嘴角流出来的唾液，乱蓬蓬的假胡子随着嘴唇的左右扭动竖立起来。

老人：祝贺您……

然后又咬着手指肚，结结巴巴地叫着。

老人：祝您走运！祝您找到女朋友！祝您发财……

说罢，放声哈哈大笑，那笑声阴森可怕。突然，一口假牙从下颌骨脱落下来，幸亏被下嘴唇托住了。

8. 威尼斯泻湖，码头，外景，白天。

检疫船靠近了客轮。两名警察和一位检疫员登上客轮。

许多贡都拉^①船夫争相招揽旅客。

一队搬运工动作敏捷地登上客船，与另外一些已经扛着行李的搬运工擦肩而过。人们相互打招呼声与贡都拉船夫的吆喝声混成一气，一片喧哗。

^① 贡都拉为威尼斯特有的一种木制小船，多为黑色，船的两头高高翘起。最多能坐四位乘客，船夫站在船尾划浆。——译者

一只贡都拉上稳妥地摆着一个很显眼的大旅行箱。箱子后面站着阿申巴赫。船夫开始划动木桨。

阿申巴赫：到公共汽船码头！

9. 威尼斯泻湖，海面，外景，白天。

贡都拉向利多岛方向驶去。

阿申巴赫倚着靠垫，充分享受着从撒哈拉沙漠向地中海的阵阵旱风的吹拂。大旅行箱端端正正地摆在小舟正中。瘦小的船夫看上去体弱无力，可他划着木桨，使小舟疾驰，显示出他那毋庸置疑的力量。

阿申巴赫蓦地发现轻舟朝开阔的湖面驶去，忙对船夫再次重复自己的目的地。

阿申巴赫：哎，我们应去威尼斯本岛的浮码头！

没得到任何回答。阿申巴赫转身面向船夫。此时他才惊奇地看清船夫那棱角分明的面部表情：坚定而不容侵犯。他俯视着眼前这位乘客，神情令人生畏。

阿申巴赫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但口气缓和多了。

阿申巴赫：我说过了，我要去码头！

船夫的目光锐利，蛮横，充满恶意。阿申巴赫皱了皱眉头，又耐心地重复了自己要去的目的地。

船夫：您去利多岛！

阿申巴赫因船夫的倔犟态度而惊呆了。

阿申巴赫：就算是这样，但我叫了这只贡都拉是为了去威尼斯本岛的圣马可广场的，而后我再乘公共小汽艇去利多岛。

船夫：您根本不能乘小汽艇！

阿申巴赫：为什么？

船夫：因为小汽艇禁止旅客携带大件行李。（说着，船夫瞟了那件大旅行箱一眼）

阿申巴赫很不喜欢船夫对自己旅行箱注视的态度，因为那种目光给他带来难以名状的恐惧感，于是壮了壮胆子，试图反击。

阿申巴赫：这是我的事！谁又对您说过我不会把行李送到行李存放处呢？请您调转船头！

船夫没有答话，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几句。此时，阿申巴赫再也没有勇气转身面对船夫了。

阿申巴赫：您打算要多少钱？

船夫：您瞧着给吧！

阿申巴赫：如果您不把我送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将分文不付！

船夫：您要去利多岛。

阿申巴赫：但不是乘您的贡都拉！

船夫：可是我能使您安全到达。

这时，另一条船驶到他们的贡都拉附近。船上坐满男男女女，是流动小乐队。男人们摘下帽子，托在手中，伸向阿申巴赫。

阿申巴赫扔进几枚硬币后，那条船才离开了这条贡都拉船。这时，又听到船夫喃喃自语。

10. 利多岛浮码头，德斯本斯旅馆前，外景，白天。

一位手执大钩的老年海员钩住阿申巴赫乘坐的贡都拉，使之靠岸并帮助阿申巴赫下船。同时，两位旅馆服务人员在船夫的帮助下卸行李。

稍远处，有两名警察正在拦截一个人，并注意看这边发生的情况。

阿申巴赫掏钱准备给笑容可掬地等着小费的老海员，但发现手中只有大票子，没零钱，于是做了个手势，请海员稍等片刻，又看到大旅行箱已卸下，便放心地朝旅馆方向跑去。

警察朝这边走过来……

此时，大旅行箱已被两个服务人员装在小推车上。

阿申巴赫从旅馆出来，手里拿着零钱，看着眼前的情景，愣住了。

船夫连同贡都拉都无影无踪了，只有老海员还等在那里。两个服务人员用力推动手推车，朝旅馆走去。老海员走近阿申巴赫，发觉了他的惊愕，急忙解释。

老海员：哎，真不怎么样，那个船夫没有执照。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的阿申巴赫目瞪口呆，几乎没听见老海员的话。老海员不得不再作解释。

老海员：在所有的贡都拉船夫中，只有他没有执照。

阿申巴赫数着手中的零钱，好像完全没有听到老海员的解释。

老海员：别人打了电话，他偷偷地溜了。

老海员说着摘下帽子。

老海员：……于是，您算免费乘了船。

阿申巴赫把准备好的硬币投到老海员的帽子里后，急忙追行李车去了。

小推车被推到一条开满鲜花的大街上。这条街一直通到海滨，把形如长飘带的利多岛横断为二。

11. 德斯本斯旅馆门口，外景，白天。

阿申巴赫进入旅馆后门，后门口有个幽静的小花园。

12. 德斯本斯旅馆门厅，大休息厅，内景，白天。

门厅。一个看门人礼貌周到地摘下礼帽，陪阿申巴赫走过门厅。

休息大厅。阿申巴赫在看门人的陪同下穿过休息厅，来到经理办公室。

13. 旅馆经理办公室，内景，白天。

经理谨慎持重，彬彬有礼，两撇小胡子微微上翘，身着一套法国式礼服。他热情地接待了阿申巴赫。

经理：您好，阿申巴赫先生，可以向您表示欢迎吗？

阿申巴赫敷衍地点了点头。他虽然已经进来了，但似乎神不守舍，下意识地拿出护照。

经理：谢谢！

经理接过护照，放在桌子上。

经理：希望我们给您准备的房间能使您满意！（说着，指了指办公室的门口）

经理：我亲自陪您到您的房间，如果您允许的话。

阿申巴赫跟随着经理。

14. 三层楼道，内景，白天。

阿申巴赫与经理走到一个房间门前，经理打开门，欠着身，有礼貌地闪开，让阿申巴赫先进入房间。

15. 德斯本斯旅馆，阿申巴赫的房间，内景，白天。

房间布置得很和谐，一套樱桃木家具，几只花瓶里都插满了绚丽多彩的鲜花。

走在阿申巴赫前边的经理来到窗前，把两扇大窗全打开，转身面向阿申巴赫，颌首微笑，似乎等待着客人的赞许。

阿申巴赫：很好，谢谢，好极了！

听到客人的赞美，经理感到满足，但又表现得不过分，后退了几步便走出房间。

阿申巴赫走到窗前，此时两位服务人员送来了行李，随即离去。

阿申巴赫凭窗眺望。

16. 旅馆门外的海滩，外景，白天。

阿申巴赫的主观镜头。海滩呈现出下午的“半沙漠”状态：海面上雾茫茫，似乎一次海潮即将到来，浪低而长，以均匀的速度拍打着海岸。

17. 音乐厅经理办公室，走廊，内景，夜。

穿燕尾服的先生们和着晚礼服的女士们拥在慕尼黑的一家音乐厅的经理办公室里。人人神色焦虑，愁闷不安。

在乱纷纷的议论中，我们听到了几句：

——不是第一次了……在利斯比亚也有过一次，最多不过是两个月之前……

——在柏林，冬天的时候……

——但不这样……没那么严重……

屋外，走廊里，阿尔弗莱德极力使拥挤的人们安静下来。这里的人们也都身穿晚礼服。

阿尔弗莱德：劳驾，先生们，我求求大家，一有可能，我就让你们进去。

阿尔弗莱德好不容易才把门关上，走近室内的人群，做个手势，要求大家尽量保持安静。

这时，我们看到，除了刚才看到的先生女士们之外，有一个人躺在沙发上，他就是阿申巴赫。燕尾服的扣子都被解开了，一位医生正在听诊。阿申巴赫面色如土，表情痛苦，半睁半闭的眼睛四处张望，渴望从大家的面目表情中寻找答案，探知病情的真实情况。

阿尔弗莱德走近阿申巴赫，医生正在病人的胳膊上注射。众人黯然相视，默默无声，表情忧虑，神色不安。医生注射后离开病人。阿尔弗莱德紧跟在后，走到众人当中。人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诊断。

医生：他会好的……

阿尔弗莱德：您估计什么时候能恢复？

医生：我也说不好，这是很难预测的。

他尽量做出轻松的态度，就像人们做出最重要的宣判时常常佯装的态度一样。

医生：他的心脏确实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阿申巴赫一直躺在那里，眼睛半闭半睁，医生的最后几个字飘到他的耳边。

医生：他应当休假，他需要长时期的休养……

18. 场景如上，内景，夜。

过了一段时间。阿申巴赫休息后感到好多了，但一直躺在沙发上，阿尔弗莱德陪在身旁。

桌子上零乱地摊着几件东西，有一个计时小沙漏，阿申巴赫双眼死盯住沙漏看到最后一点细沙粒旋转着落进容器的下半部。

阿申巴赫（像是自言自语）：沙子落下去的小通道是那样细……用我们的眼睛看，开始时，容器上半部的沙面似乎是静止不动的，看不出沙子正在减少……于是会误认为沙面接近小通道还需要很长时间而不去管它。但到最后，可就连考虑的时间也没有了。

19. 德斯本斯旅馆门厅，内景，晚上。

阿申巴赫进入宽敞豪华的门厅，看到大部分旅馆客人都已聚集在那里准备用餐了。

侍者来往如梭，为客人们送来开胃酒，客人们三三两两地谈话，声音都压得很低，虽然彼此互不相识，但相互尊重，似乎尽量显得彬彬有礼，不影响他人。

阿申巴赫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但无心阅读，他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们，寻找能聊天的对象。毫无疑问，他现在所处的环境比在客轮甲板上要令人愉快得多。这里充满了人情味。人们显得很慷慨，宽容，大度。在晚礼服的衬托下，人情味流泻在优雅的氛围中。我们听到各种语言的交谈声，声音都压得很低。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张瘦削的美国人的长脸，一大家子俄国人，坐在椅边的英国妇人，不可缺少法国保姆照看的德国小孩……南斯拉夫客人尤其引人注目。

阿申巴赫周围是一片波兰话语。虽然他一点也不懂，但觉得这种语言非常动听。那里有三个波兰少女，约十四岁到十八岁的样子，围坐在一张柳条圆桌旁，还有一个中年女管家照料她们。就在这时，一个男孩迈进大门，她们都注视着他的到来。

阿申巴赫被这位英俊少年无与伦比的美貌震慑住了。

少年最多不过十四岁，白皙的面孔，金黄色的头发，笔直的鼻梁，迷人的小嘴，可爱并略带神一般庄重的神情使人想起了古希腊雕刻艺术黄金时代的作品。这个美貌少年使得阿申巴赫对大自然所创造的巧夺天工的美惊叹不已，他只顾凝神欣赏。少年缓慢的步履坚定而潇洒。他走近家人。他的出现给这个波兰家庭增添了光辉。

进入阿申巴赫眼帘的是少年的侧影。少年身旁的女管家形容枯槁。相比之下，就是那三位少女也黯然失色了。尤其是四个人卑躬的神态更加反衬了少年的美丽。如果不是侍者提醒开饭时间已到，阿申巴赫会长时间地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位俊美的少年。

客人们带着饭前渴望进餐的喜悦神情，三三两两地步入餐厅。

阿申巴赫也准备起身，但又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因为他发现……

……美少年及其家人仍围坐在柳条桌旁，毫无动身之意。

前厅里只剩下他们了。女管家起身，随后三个少女也站了起来，她们在欢迎一位妇人的到来。这位妇人还很年轻，芳姿倩影，楚楚动人。她对女管家耳语了几句，话声没传到阿申巴赫的耳中。妇人又把手伸给少年，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手背。然后，全体都朝餐厅走去；妇人走在最前边，后边是三位少女，跟着是女管家，最后是美丽的少年。

少年在迈出门槛前，无意地转了一下身。他的目光与阿申巴赫的目光相遇。阿申巴赫目不转睛地望着美少年，手中的报纸不知不觉地落到膝盖上。

20. 德斯本斯旅馆餐厅，内景，晚上。

这里，所有人的安宁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客人们默无声地用餐，仿佛悄悄的耳语也会影响他人。侍者穿梭于餐桌之间。他们相互配合，似乎正在进行一场比赛，看谁更有礼貌。

阿申巴赫独自坐在一张餐桌旁。对面桌旁坐着那家波兰人。这家人仍然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当然，他的主要注意目标是那位少年。阿申巴赫还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少年进餐时显得很懂规矩。他对家人的谈话不大感兴趣。他对她们的问话只回答“是”或者“不是”，甚至索性仅示以微笑。阿申巴赫听不见他们谈话的内容。

当阿申巴赫凝视这家波兰人时，我们听到画外的对话声。

阿尔弗莱德(画外)：美？你自己臆想出来的美？有什么方法能使你追求的这种美的理想得以实现？

阿申巴赫(画外)：就是说，你想否定艺术家具有在精神上创造美的能力？

阿尔弗莱德(画外)：你别生气，古斯塔夫，我要否定的就是这个！

镜头对准少年塔契奥的面部，好像阿申巴赫正在尽情地观察欣赏少年的容貌。

阿申巴赫(画外)：那么我们艺术家的辛劳……

阿尔弗莱德(画外): 辛劳? 是的, 艺术创作是一项艰辛的劳动, 只是我无法想象, 美是艰辛的产品。

这时, 我们看到塔契奥发亮的金发, 俊俏的鼻子, 无懈可击的下颌, 一双神秘的一眨一眨的大眼睛, 优美湿润的双唇……

阿尔弗莱德(画外): 美是这样产生的……它与你我的艰辛毫无关系, 它是自然产生的, 它早在我们艺术家为自己所创造的美而自豪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阿尔弗莱德的话声与塔契奥的面部镜头同时消失了。侍者托着餐盘走到阿申巴赫面前。

侍者(小声地): 还要点什么吗, 先生?

21. 德斯本斯旅馆小花园, 室景, 夜。

饭后, 阿申巴赫在小花园里散步。周围还是那些在前厅和餐厅里碰到的人, 人们谈笑风生, 气氛轻松。我们听到各种语言的交谈声。

阿申巴赫离开人群, 漫不经心地来回踱步。随着人们交谈声的消失, 我们又听到他与阿尔弗莱德(在画外)的对话声(对话是前场景的画外音的继续)。

阿尔弗莱德(画外): 我的朋友, 你的错误就在于把生活和现实看作是一种限制……

阿申巴赫(画外): 难道不是如此吗? 现实把我们扭曲了, 使我们变得庸俗!

22. 慕尼黑, 蒂罗洛, 阿申巴赫的书房, 内景, 半明半暗。

室内有一架钢琴, 一张杂乱无章地堆着纸张书报的写字台。夕阳的余辉从临湖的门窗射进屋内。

阿申巴赫与阿尔弗莱德正在讨论, 气氛越来越紧张(对话是前场画外音的继续)。

阿申巴赫: 有时我想, 艺术家好比是一个在黑暗中狩猎的猎人, 不知道是否射中了, 也不知道射中的是什么。但是, 可以肯定, 既不是生活, 也不是大自然为我们点明目标或给我们指引方向。

阿申巴赫很自信，坚信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声调越发坚定而激昂。

阿申巴赫：艺术创作是一项精神活动……

阿尔弗莱德：不是的，古斯塔夫。美，属于感觉，只属于感觉！

阿申巴赫（激动地）：如果一个艺术家通过感觉的控制达到纯精神境界的话，那他就不可能获得人的神圣、真实及崇高。

阿尔弗莱德：神圣，崇高，有什么用？天才才是最有用的东西，而它是上帝慷慨赐予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上帝降予的惩罚，因为它往往是病态的，甚至还带来“罪孽”。

阿申巴赫：我拒绝魔鬼式的艺术道德。

阿尔弗莱德：那你就错了。要知道，“恶”也是一种需要，它也是一位天才的精神食粮！

阿申巴赫越来越激动，声调越来越高。

阿申巴赫：艺术是教育的最高源泉！艺术家本人也应当是楷模，一个平衡与坦率的楷模！

阿尔弗莱德：坦率？艺术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从来如此！而音乐则是艺术中意义最暧昧的，因为音乐结构的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

阿尔弗莱德走近钢琴，弹出几个和弦。

阿尔弗莱德：你可以弹这个和弦，也可以弹另一个和弦，你可以让它们代表任何意思。在你面前有一系列的看不到的但又是无休止的数学的排列和组合，这真是不折不扣的模糊不清！而你在其中可以比任何别的艺术家更加自由自在。

另外几个和弦又被阿尔弗莱德神经质地键盘上弹奏出来。和弦极不和谐。

阿尔弗莱德：你听见了吗？这都是你的作品，你听不出来了？这都是你的东西！

阿申巴赫气急败坏地盖上琴盖，还狠狠地用拳头砸在琴盖上。

23. 德斯本斯旅馆，阿申巴赫的卧室，内景，早晨（开始时半明半暗）。

阿申巴赫表情激动，就像刚跟阿尔弗莱德辩论过一样。

屋里半明半暗，没打开的行李放在一个角落里。

阿申巴赫身穿睡衣，打开窗子，看着外边，表情更加忧郁。

24. 德斯本斯旅馆，海滨，外景，早晨。

阿申巴赫在窗前眺望。天空阴沉，就像阿申巴赫此时的神情。乌云密布，海面沉静，海潮冲成的沙浪像一个天然的镜框，镶嵌着几乎是死水一潭的暗灰色的威尼斯泻湖。

25. 德斯本斯旅馆，阿申巴赫的房间，内景，早晨。

阿申巴赫感到压抑，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便抽身离开窗子。望了望仍没打开的旅行箱。他又拿起地图，匆忙地看了一眼，似乎准备马上离开这刚刚到达的地方。

一个装得不满的旅行袋放在桌前，阿申巴赫心灰意懒，根本不想打开旅行袋取出里边的东西。

26. 德斯本斯旅馆早餐厅，内景，白天。

阿申巴赫随着一阵清脆的茶杯碰撞的叮当声走进餐厅，随身带着一个旅行包。餐厅里客人不多。

当那家波兰人步入餐厅时，阿申巴赫掩饰不住心中的愉快，但即刻又露出失望的神情，显然是因为发现塔契奥不在。他旋即又自嘲地笑了笑，便去找座位。他看了看周围的餐桌，选择了一个可能看到塔契奥进来的位子。

他刚落座，一位侍者送来报纸和信件，随即走开了。他看了看信封以便知道是谁来的信，而后原封不动地把信放在桌子上，一封也没拆开，却打开一张报纸，但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此时他无心看报，只是不断窥视门口方向。

一位老年侍者走近他，有礼貌地躬下身。

侍者：您好，先生！

阿申巴赫：您好！

侍者机械地做着无关紧要的动作：把烟灰缸拿近一点，把花瓶移得远一点，把桌布角扯扯平……阿申巴赫对所有这些动作都漠然处之。

侍者：您已经吩咐过了？

阿申巴赫：没有，我只要一杯咖啡，谢谢！

阿申巴赫无意之中发现眼前这位老人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于是暗自庆幸可能遇上了好人。就在老者准备走开时，被他叫住了。

阿申巴赫：喂……

老侍者停下，毕恭毕敬地静候客人的吩咐，好像准备满足一个特殊的要求。阿申巴赫出乎老者意料，询问起天气的情况。

阿申巴赫：这种天气，呵，西洛可风，估计能刮多长时间？

老侍者因为顾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而受宠若惊，于是迫不及待地炫耀起自己有关风的全部知识来，神态俨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声调充满对天气本身的尊重和信赖，说出了若干世纪以来人们从来而且永远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侍者：您要知道，先生，西洛可风如果是星期三开始刮，那么将持续三天，如果星期五开始，将持续九天，但如果第十天还不停，那将再刮二十一天……

阿申巴赫再也不问什么了，因为耽心答话会更可怕。他顺口道了声谢，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

阿申巴赫：谢谢。

说罢，又习惯性地拿起报纸。侍者又继续补充。

侍者：这次是从上星期五开始刮的，今天是第十天……

侍者看到自己的话能引起听话者的情绪波动，虽然使对方沮丧，他还是得到了满足，便走开了。

阿申巴赫看着玻璃窗外，低沉的天空使他的心情又增加了一层郁闷。他感到空气湿度太大，便掏出手绢，擦了擦前额，动作小心而谨慎，又开始读报纸。一个好似神秘呼唤的声音使他情绪激荡，他突然转过身去。

塔契奥进来了，步子仍旧是那么轻盈而矫健。他走向家人。

阿申巴赫又一次像着魔似地凝视着这位少年。半晌之后，阿申巴赫终于自我解脱出来，站起身，决然离去，连咖啡都没顾得等。

27. 阳台，小花园，小径，德斯本斯旅馆海滩，外景，白天。

阿申巴赫疾步通过阳台、小花园及通向海滩的走道。

28. 德斯本斯旅馆海滩，外景，白天。

海滩进口处。一个救生员迎面走来。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赤着脚，穿着帆布裤和海员工作罩衣，戴着一顶草帽。他礼貌周到地颌首致意。

救生员：您好，先生！

阿申巴赫出示旅馆居住证。救生员仔细查验后朝海滩方向指了指。

救生员：您的更衣室就是那一间，二十一号。

阿申巴赫：请您把小桌和椅子搬出来，注意不要放在沙子上！

吩咐之后，阿申巴赫朝二十一号更衣室走去，手中一直提着旅行包，拿着报纸和信札。

29. 德斯本斯旅馆，外景，白天。

阿申巴赫首先遇到的是那个人口众多的俄国家庭。一家人都在自己的更衣室门前休息，占据着旅馆所属的最好的一片沙滩。这是一个人物群像：三个留长胡子的男人分别代表了三代人，逍遥自在；几个女人不停地走动；一个女孩摆好画架子正在聚精会神地作画；一群小孩嬉戏玩耍；一个老年女佣正在准备圆白菜汤。这个家庭好像在表演一个集体节目，自娱自乐，并且希望外人也羡慕他们玩得尽兴。

他们在沙滩上闪出一条道，让那些到更衣室更衣的人们通过。阿申巴赫也不得不踏上俄国人身边的这条小道。

救生员走在他的前面，蹦跳着穿过沙滩，打开更衣室的门，搬出小桌和躺椅。接过阿申巴赫的小费后，救生员满意地走开了。阿申巴赫坐下，把报纸和信札放在桌上，好奇地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在这里见到的还是在旅馆前厅和餐厅里看到的那些人，依旧是那样文质彬彬，只是在海滨，大家都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些。孩子们浑身上下都是水，像落汤鸡似的兴致勃勃地玩耍着；小伙子们勇敢地迎着浪头冲过去，刷着红蓝漆的小船被大浪冲击，船头左右摇晃……

一排棚屋及前面的一条通往大海的走道划出德斯本斯旅馆所属海滩的

界线。

各更衣室的主人相互串门。卖贝壳的、卖甜食的、卖水果的小贩们从一个更衣室窜到另一个更衣室兜售自己的商品。

各种语言的交谈声传到阿申巴赫的耳中，

——您好！

——您好！今天夜里真够热的！

——如果西洛可风不停的话……

——不会停的，今天的天气比昨天还糟。

——谁知明天怎样？您没看到天压得多低？

——贝壳，您看，多漂亮的贝壳。

——不要，谢谢！

——我求求你，妈妈。

——够了！我已经说过了，不买！旅行包里已经装满了这类东西了！

——虽然没有太阳，水温还是挺高的。

——是的，听说旅馆夜间采取措施使水温增高……

——不，不要海货！

——不应当允许自由买卖樱蛤。

——这类东西有可能带病菌。

这些在餐厅里温文尔雅的先生女士们现在操着不同的语言，带着各种口音高谈阔论。这里形成了与利多岛居民隔绝的国际小天地。

阿申巴赫被这些漫无边际的议论所干扰，无法集中精神阅读报纸。他仍无意打开那些来信，好像决心断绝与慕尼黑的一切往来，因为出发前已经把所有的旧交永远地留在那里了。

视线的前方突然闪现出一个身影。阿申巴赫立刻认出那是波兰少年。

少年从左侧走过来，赤着双脚，裤脚卷到膝盖上面，露出细长的双腿，缓步而行。他走得那样稳，那么得意，好像早已习惯在沙子上打赤脚。他边走边观望着横穿沙滩的一排更衣室。当发现那家俄国入时，他脸上掠过一丝鄙夷之色，眉头紧锁，咬着嘴唇，嘴角边流露出淡淡的冷笑，并低下头，加

快步子把他们甩到身后。

少年走近阿申巴赫，其他小伙伴们迎面跑过来，阿申巴赫虽然听不懂他们的对话，但看得出来，少年正在问候朋友们。

阿申巴赫从远处观看小孩子们做游戏。

大家围着一个用沙子堆起的碉堡跑来跑去。碉堡上插着各国国旗。塔契奥应邀参加了这个早在他到来之前就开始了的游戏。所有的孩子都在呼唤着，不止一次地友好地喊着他的名字。

阿申巴赫伸长脖子仔细地听，但只能听到富有旋律的两个音节：

“阿——焦”，也许是“阿——赵”。

其中元音“u”(乌)拉得特长。

阿申巴赫喃喃地重复着那两个音节，企图悟出其含义。随着视线的转移，他的注意力集中到面前桌子上的信件上了。他把旅行路线图放在膝盖上，取出自来水笔，在本子上记了点什么。

塔契奥与小伙伴们一起把一张木桌子放在一个小水洼里，像一座小吊桥。大伙儿都听他的。看来，小伙伴们把他看作小头头。自然，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话。与塔契奥一起玩的约有十来个孩子，有男有女，看上去有的与他同龄，有的还要小一些，他们操的不是一种语言。他的“陪臣”及最忠实的朋友是一个长得很结实的小伙子，也是波兰人，但头发乌黑。他叫雅修。

塔契奥很快就厌烦了，不再玩了，与雅修沿海边漫步，两人互相搭着肩膀。突然，雅修亲了一下塔契奥的脸蛋儿。

阿申巴赫看到这个场面，淡淡一笑，拿起一个大草莓吃了起来。草莓是刚才一个小贩卖给他的。草莓连同打开了的包装纸放在桌子上。

塔契奥下水游泳。阿申巴赫视线转移片刻之后发现少年游离海岸很远了，头部和双臂露在水面上。

女人的声音在呼唤少年的名字。

——塔契乌……塔契乌……

这是少年的姐妹及女管家的声音。她们给他准备好一条毛巾毯，张开手

臂等待着少年上岸。

塔契奥闻声向岸边游来，冲过一个大浪，头部向后一仰，用力踢腿，海水溅起白色水花，少年的形象温柔、稚气，充满青春的活力。当头部露出水面时，被海水浸湿了的头发闪烁着金色的光，简直美得宛如神童；当他击水浮出水面时，那迷人的英姿衬上周围和谐的大自然的景象，构成一幅充满神奇魅力的图画。

阿申巴赫放下纸笔，注视少年的每个动作，目不转睛地尽情欣赏着。塔契奥身下铺着毛巾毯，头枕着胳膊，躺在沙子上休息。

阿申巴赫强迫自己低头看报，但头刚低下就又抬了起来，看看少年是否还在那里，就像一位父亲悄悄地在一旁保护着孩子。

30. 德斯本斯旅馆前厅，楼梯平台，一楼的电梯，内景，白天。

最后几位客人走出餐厅，朝不同的方向走去，有的去前厅，有的走向楼里，有的登上楼梯。

阿申巴赫走到楼梯平台处。电梯就停在那里。

31. 同上。

阿申巴赫刚走进电梯，又有一伙年轻人闯入，他们挤来挤去，吵吵闹闹。他们谈话的气氛有点紧张，但我们听不懂他们谈话的内容。塔契奥也在其中，他在同龄人中是被注意的中心。

电梯启动。塔契奥与阿申巴赫相距咫尺，阿申巴赫得以仔细端详面前这位美丽的少年，面色白皙，牙齿整齐……由于他从未接近过少年，所以此时心情十分激动，以至于无法控制自己而不顾一切地死盯着塔契奥。少年已感觉到身边老者长时间地注视着自己，低着头，表情极其严肃。阿申巴赫自觉羞涩。

电梯停下来了，开电梯的小伙子打开电梯门。

小伙子：二楼……二楼(英语)。

塔契奥走出电梯，向后退着走了两步，虽然目光垂下。还是发现阿申巴赫仍在凝视自己。

电梯门关上了，电梯升向上一层楼。

阿申巴赫心情仍不平静，发现开电梯的小伙子正在瞅着自己，竟然不知所措，神情尴尬。

小伙子目光疑惑，不解地看着阿申巴赫。

32. 德斯本斯旅馆，阿申巴赫的房间，内景，白天。

我们看到镜子里阿申巴赫的影像。目光仍因为在电梯上与塔契奥相遇而激动不已。但当他定神仔细观察镜子中的自己时，那早衰的面容，灰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窝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突然，他觉得屋子里缺乏空气，呼吸困难，甚至感到窒息，于是一把扯开衣领，走向敞开的窗前。

窗外，天色阴沉，海面静谧如湖泊，看着这万籁俱寂的景象，心中更觉压抑，透不过气来。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拍了拍憋闷的胸膛，自问，难道是病了？还是因为过分忧郁？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镜前，不知是要认真研究一下自己的面容还是要窥测一下个人的心灵……

镜子中的阿申巴赫面色苍白，呼吸急促，面容憔悴，眼神恐惧。

33. 闪回，外景，白天。

随着一阵连绵不断的开怀大笑，镜头中出现了一个美丽少女的特写。她的皮肤光滑润泽，粉面泛霞，明眸流盼，略带稚气。但刹那间，她的眼神又显得迷茫恍惚。当她故作姿态，强颜作笑以讨人喜欢时，又是那么俗不可耐。

阿申巴赫(年轻一些)看着这个姑娘，目光惶恐。

从姑娘周围隐约可见的绰绰人影及喧闹无羁的气氛中，我们可以想到这是春天里的某个星期天，乡村啤酒馆里的一次娱乐性集会。姑娘好像察觉到了阿申巴赫的目光，她的眼神变得格外清亮，甜美，富有吸引力。

34. 慕尼黑一幢平民楼的楼梯及房间，内景，半明半暗。

阿申巴赫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这是一条通向地下室的破烂不堪的漆黑狭窄的楼梯。一扇小门打开了，阿申巴赫走进室内。

这是一个毫无装饰的房间，几束可怜的光线从比地面还低几米的带铁栏的小窗洒进来。

阿申巴赫情欲荡漾，但又不知所措……一头扑在姑娘的怀里，很快又

发现姑娘提般动人的姿色并没有掩盖住精神的颓废，甜美的笑容隐藏不住骨子里的俗气……

一张桌子上放着几只杯子，旁边放着两把椅子。屋内有个小立柜，镜子虽已熏黑，但还能反射一点从小窗挤进来的微弱光线。

阿申巴赫手部的特写镜头，把钱放在桌子上。赤裸的姑娘躺在堆满乱七八糟卧具的床上，不解地注视着眼前的客人。

阿申巴赫从小门逃奔出去，走上漆黑狭窄的楼梯……

35. 慕尼黑，阿申巴赫的书房，内景，夜。

阿申巴赫闯入漆黑的书房，心潮汹涌；阿尔弗莱德的话声仿佛与阿申巴赫的脚步一起冲进来。

阿尔弗莱德(画外)：……不是羞涩，而是恐惧！你是一个根本不懂得害羞的人，因为你没有感情！

阿申巴赫双手按着钢琴键盘，软弱无力地站在那里，低着头，觉得受到侮辱。

阿尔弗莱德(画外)：你是一个厌恶人一切的人，你对一切都反感，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你害怕任何形式的接触！

36. 场景同上，内景，白天。

房间仍半明半暗，一束强烈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横射进来，几乎把房间分切为二。

阿申巴赫坐在钢琴旁，垂头丧气，黯然神伤。

在后景中塌陷的沙发上，坐着阿尔弗莱德。他虽然已感觉到阿申巴赫被他的话搅得心神不安，但还是继续自己的高论，声调比开始时平缓多了，措词也有所节制，但是，有的仍很尖刻。

阿尔弗莱德：你出于绝对的道德主义，极力使你的作品的完美性与你行为的完美性一致起来，任何一点失误都被你看作是大灾难，或不可洗刷的污点……。

阿申巴赫：我已经堕落了，我完了！彻底完了！

阿尔弗莱德：但愿如此！能够受自己的感觉和情感的支配而使自己完

全“堕落”或处于“病态”，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是何等愉快！

阿申巴赫迟缓地站起来，走向窗子，像是试图把阿尔弗莱德的论断抛到窗外，自己也要走向一个更加简单明了的现实中去。阿尔弗莱德紧跟了过来。

阿尔弗莱德：你要知道，追求纯精神境界与只追求有一个健壮的躯干一样荒诞无稽！

阿申巴赫把窗帘拉得更开一些，他需要更加充足的光线。

阿申巴赫（几乎自语）：我应当医治我的创伤……应当离开这儿……应当找回我的自我平衡！

阿尔弗莱德站起来，向阿申巴赫走去，和他并排站着。

阿尔弗莱德（讽刺地）：你有当楷模的决心，这样来形容你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遗憾的是道德对于艺术来说是太无关紧要了，否则的话，你就会是个完人，一个永远不变的人……原来你是要离开这里决心去寻找自我平衡，然而只有走大多数人走的路，你才能找到这种平衡。你知道在众人之路的尽头是什么吗？……平庸！

37. 旅馆经理办公室，内景，晚上。

经理露出惊诧的神情，彬彬有礼地询问阿申巴赫，语调略带歉意。

经理：先生明天就走了？

阿申巴赫站在经理面前，神情紧张而忧郁。

阿申巴赫：是的。明天……实在出于无奈……

经理：明白了。

阿申巴赫在对方根本无意追问的情况下，又补充了几句。

阿申巴赫：……我也很遗憾……但突然有任务……今天早晨接到从慕尼黑来的消息……

阿申巴赫一方面为自己的态度的窘迫及言词的支吾感到不安，一方面对经理的审视目光产生厌恶之感。

阿申巴赫：也因为气候。这种天气对我的健康很不利……（说罢，几乎是以命令的口气，不讲礼貌地吩咐经理）您把我的行李安排好，我想明

天早晨就托运出去……关于我的信件嘛，下次再来的话……

经理：知道了，先生！

阿申巴赫：我要马上结一下帐。

经理：请便，先生。我马上就算。

经理的周到服务态度使顾客满意。

阿申巴赫坐在沙发上，面露倦容，用手帕不停地揩去额头上的汗珠。

38. 德斯本斯旅馆前厅，内景，白天。

第二天早晨。

一位侍者推着一辆行李车，车上拉着那个我们很熟悉的行李箱。

39. 德斯本斯旅馆，早餐厅，内景，白天。

旅馆看门人手里拿着大沿帽，向正在用早餐的阿申巴赫的餐桌走来。

看门人：对不起，先生，他们委托我……

阿申巴赫(烦躁地)：好吧，好吧！

看门人：对不起，我应告诉您，小汽艇已经备好……如果您打算乘火车的话……时间就很紧张了，先生！

阿申巴赫(几乎歇斯底里)：时间是不会不够的，根本不会，这种敷衍顾客提前离开旅馆的习惯令人难以容忍！

看门人：请您原谅！

餐厅里只有几位客人，都在不解地观望着阿申巴赫发脾气。阿申巴赫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和尴尬，更加提高了嗓门儿。

阿申巴赫：我想安安静静地用早餐！

看门人躬着身子退了出去。阿申巴赫做了个手势叫来一位侍者(曾给他介绍西洛可风的那位)。

阿申巴赫：请给我拿一份报纸来，什么报都行！

阿申巴赫吩咐罢，继续用餐。侍者递给他一份报纸。阿申巴赫接过报纸，认真看起来，从第一行看起，一字不落，好像要用一整天的时间看这份报纸一样。其实他无心看报，而是在强迫自己稳定情绪，他时不时窥视大门口的动向。

他看了一下表，发现太晚了，这更加重了他的神经质。难道时间真的不够了？他失望地把报纸扔在桌子上，起身，朝门口走去。就在这瞬间，塔契奥一家跨入餐厅大门，阿申巴赫停下脚步，当然希望能看到美少年。他如愿以偿；塔契奥跟以往一样，与家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后一个进入餐厅，步伐轻盈而矫健。

阿申巴赫笔直立在那里，神情激动。

塔契奥在走近阿申巴赫时低下了头，垂下眼睑。只有把阿申巴赫甩在身后时，才又抬起了头。

阿申巴赫伫立在那儿，没转身。

阿申巴赫(自言自语)：永别了，塔契奥！祝福你！（然后径直朝门口走去）

40. 利多岛，威尼斯泻湖，大运河，外景，白天。

一只小汽艇从利多岛向火车站疾驰。

船舷边站着阿申巴赫，表情惆怅迷惘。

灰濛濛的天空压得很低，一座座建筑物，一孔孔小桥及圣马可广场从阿申巴赫眼前闪过。

阿申巴赫坐在船头半圆型的座位上，没精打采，一声不响，陷入某种思绪之中，只有马达的轰鸣不时地打断他的思路。

他以与塔契奥告别时同样的目光审视这个城市，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

一声刺耳的吆喝声；

——最好的选择是威尼斯！绝妙的城市！

41. 意大利客轮甲板下的小船舱，内景，半明半暗。

昏暗破旧的船舱像个洞穴。在一张堆满零乱纸张的粗糙的桌子旁，有一个男人(显然是码头办事员)。我们可以借着从舷窗透过来的微光，看出他面部的轮廓。

此人相貌丑陋，两眼深陷，一副奴颜，令人生厌。上场戏中那一刺耳的吆喝声正是出于他的口。

他喋喋不休地向站在面前的阿申巴赫介绍着威尼斯，手指捏紧船票而不愿意放在桌子上，以便拖住对方听完自己的话。

办事员：这是个迷人的城市！没有一个有学问的人不为这座城市悠久历史的魅力及今天的美丽所倾倒的。

阿申巴赫厌烦地瞅了他一眼，拿过船票，竟然撕成碎片。那位办事员却无动于衷。

办事员：十二号舱，A号甲板……祝您旅途愉快，我的先生！

从半明半暗的船舱中走出一个人，一个肮脏醜陋的痼子，一个奴颜婢膝看人眼色行事的海员（即第五个场景出现的那位海员）。他带路，阿申巴赫走出船舱。

42. 火车站，内景，白天。

在售票窗口前几个排着队的人中，一位先生用手帕捂着鼻子和嘴，他就是阿申巴赫。他东张西望，发现周围的人情绪不对头。还发现售票台下有还没干的白色斑点，显然此处刚刚消过毒。周围的人们和他一样都用手帕捂住鼻子和嘴。

他身旁的墙上有一条当局的卫生宣传标语，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吃樱蛤及牡蛎，不要饮用运河里的水。

轮到他买票了。他把钱放在窗口的小台上。

阿申巴赫：慕尼黑，一等车厢。

售票员（几乎看不到面部，收起钱）：今天就走，先生？

阿申巴赫：今天。

售票员向前探了探身子，脸紧靠在小窗口前。

售票员：不知道您是否来得及。开往维罗纳的火车四分钟后就要开了，如果赶不上这趟车，今天就没有别的车可乘了。

阿申巴赫（不耐烦地）：我知道，您就快点吧，求求您！

售票员的头又缩回去了，马上把一张车票交给阿申巴赫。阿申巴赫拿了票，神经质地推搡着人群，离开售票处。这时售票员又大声地叫他回来。

售票员：找您钱，先生！

阿申巴赫根本没听见，也许是顾不得找钱，径直朝站台走去。他的注意力很快被一个沿墙根爬行的男人吸引了过去。那人打着手势，向周围的人们求救，但谁也不予理睬，只有两个值勤警察走到他的跟前，屈下身，毫无表情地把他抬走了。

蓦地，阿申巴赫发现又耽误了一分钟的宝贵时间，于是左闪右躲地疾步朝火车走去，尽量避免与其他匆忙行走的旅客碰撞。

突然，一个响亮的声音在候车厅里回荡。

——阿申巴赫先生！

他猛然一转身，看到身旁正走过来一个矮小的男人，两撇小胡，头顶上扣一顶巴拿马帽，一身深色的工作服紧紧地裹着瘦小的身子，气喘吁吁的。

职员：很遗憾，阿申巴赫先生，非常抱歉。出了一个差错，应该受到指责的差错……

阿申巴赫(他的忍耐已超过极限)：快说！您存心让我误车？

当职员叙述事情经过时，显得更加矮小。

职员：您的旅行箱……被寄到科莫车站了，不过，我们将负责……

阿申巴赫：寄到科莫去了？！

阿申巴赫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愤怒，歇斯底里地叫喊着。

阿申巴赫：我要我的行李马上回到我的手中！

职员：那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只能等了……

阿申巴赫：等什么？我要你们马上把我的行李追回来！

职员：您听我说，先生，您只管安心地出发，行李箱，三天之内您会收到的……

阿申巴赫：得不到我的行李箱，我就不离开威尼斯！

阿申巴赫粗野地狂叫着，肆意地对这位矮小可怜的男子发作了一通，觉得出了气。而小个子男子不但没有追究阿申巴赫的粗野态度，反而觉得责任在自己身上，越发表现得毕恭毕敬。

职员：太好了，先生，您的想法再好不过了。

阿申巴赫把车票递给职员，动作粗鲁而又蛮横。

阿申巴赫：把票给我退了，还给我退款！

动作敏捷的矮子职员接过票，朝售票处跑去，但阿申巴赫还没吩咐完。

阿申巴赫：给我叫一个小汽艇，我要马上回旅馆！

职员：当然，先生！一切都会使您满意！

职员谦恭一笑，走开了。画面上只剩下阿申巴赫一人。他手扶着座椅靠背，稳定了一下情绪。忽然觉得胸部猛烈地翻腾着无限的兴奋，这兴奋是激烈而荒唐的，从火一般灼热的眼神中流露出来，从狡黠的微笑着的唇边泛出来。这略带稚气的胜利的微笑顿时把脸上的愁楚和疲倦一扫而光。

镜头停留在阿申巴赫的面部特写上。一曲配乐描写了阿申巴赫此时愉快的心情，并把剧情推入下一场。

43. 利多岛，威尼斯泻湖，大运河，外景，白天。

一只小汽艇沿着阿申巴赫刚才来的路线相反的方向飞驰。

此时此刻，一切都焕然一新，整个威尼斯到处阳光灿烂，风格不同的建筑物，大小不一的小桥那样光彩夺目。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小汽艇头浪花飞溅，朝着阿申巴赫期待的目的地逆风而行，穿梭于大小公共汽艇之间。

节奏明快的音乐贯穿全场始终，并继续到下一场。

44. 德斯本斯旅馆，阿申巴赫的新房间，内景，白天。

阿申巴赫打开了窗子，光线暗淡的房间骤然洒满明媚的阳光。阿申巴赫心旷神怡，凭窗远眺。

45. 德斯本斯旅馆，海滩，外景，白天。

从阿申巴赫在窗前的视角拍摄。

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极目远眺，深邃宏大，广袤无垠。

塔契奥在沙滩上漫步，正要回旅馆。

46. 阿申巴赫的新房间，内景，白天。

阿申巴赫异常兴奋，双眼透出喜悦的光彩。他举起手，向塔契奥做了个打招呼的动作，然后放松胳膊，自然垂下。

47. 德斯本斯旅馆，海滩，外景，下午。

因为不是游泳的时间，所以海滨上的游客寥寥无几。阿申巴赫躺在更衣室前帐篷下的躺椅上，舒心地望着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尽情地品味返回“故地”的喜悦心情。这“故地”只不过是刚刚带着无限失望而仓促离别的异国他乡。

随着他的回忆，我们听到了他离开慕尼黑时阿尔弗莱德揭露他这次旅行的真实目的的画外音。而后，阿申巴赫任凭思绪驰骋，想像出对话的下文，虽然这段对话从未进行，但他要借助这组对话回答阿尔弗莱德，并表达自己矛盾及惶恐的心情。

阿申巴赫(画外)：……一个地方……只需要一个地方，在那里我能毫不受干扰地听任命运的摆布，度过我生命的最后时光。

阿尔弗莱德(画外)：但是，最后，实际上你得到了别的东西，找到了真实可见的更完美的东西，也就是你更希望得到的东西。

阿申巴赫(画外)：你要知道，我不是为这个而来的，我根本从来不曾想到……

阿尔弗莱德(画外)：但是你又返回来，就是为了这个！

此时，我们看到画面上的阿申巴赫表情十分尴尬。他有气无力地反驳着。

阿申巴赫(画外)：不对，他和这一切根本无关！

阿尔弗莱德(画外)：他是谁？

阿申巴赫窘迫之极，从他的答话中，我们已经察觉到他那无法掩饰的羞怯。

阿申巴赫(画外)：现在，我自己不能决定我的事了，总有另外一个人支配着我。命运已经可以随意摆布我了。

阿尔弗莱德(画外)：但到最后，还是要你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你应当退却的话，如果你背弃立下的诺言的话，如果你准备捣毁你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的话，你将怎样做呢？

阿申巴赫头靠在椅背上，双眼紧闭，露出倦意，不愿再争论了。

阿尔弗莱德(画外)：你最后的行为将评定你整个生命中的每个时刻，

你最后的言辞将综述你全部的和信念。试想一下，你最后的话语将是什么？

48. 西德蒂罗洛山上，湖荡，树林，花园，一幢山村小别墅，外景，一天中不同的几个时刻。

一串不连贯的镜头：

一群乌鸦在清新的晨空中飞过树林，阿申巴赫捧着鸟食召唤着乌鸦。他年轻而富于朝气，面色红润。

别墅离得很远。随着一个小女孩的咿咿呀呀的声音。镜头中出现了一个小姑娘，正朝阿申巴赫跑来，身后有个少妇召唤小姑娘。

阿申巴赫抱起小姑娘，把她高高抛起，小姑娘高兴地叫了起来，尽情地笑着……笑着……

突然，一阵狂风摇曳着树冠。湖面卷起浪花，一场暴风雨迫在眉睫。别墅上空乌云翻滚。

49. 德斯本斯旅馆，外景，白天。

塔契奥仿佛从乌云中冲了出来，跑向沙滩，遇到了常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们。

塔契奥与雅修在沙滩上相互追逐，滚在一起，细浪轻轻地拍打着他们。后来，塔契奥只身跳入大海。

女人们的叫喊声：

——塔契乌，塔契乌……

是妈妈、女管家和姐妹们在呼唤。

少年浮出水面，向海边游来，上岸捡起放在沙滩上的一堆小物件，朝母亲跑过来。

他把自己的“猎物”放在脚下，有贝壳、海星、海蜇等。他兴致勃勃地讲述着捕获这些“猎物”的经过。讲完，便裹起白色的毛巾毯，舒舒服服地躺在沙滩上。

正当少年津津有味地讲述自己动人的经历时，阿申巴赫从凝视中猛醒，拿起提包，放在桌子上，打开，胡乱翻着里面的纸张，取出几张五线谱纸

和一枝自来水笔。他的创作灵感油然而生，这使他神情振奋，充满自信，提笔疾书几小节……又是几小节……他这突然激起的创作灵感将产生新的乐曲。

塔契奥丢下白色毛巾毯，又跑向大海，步子大而轻快。

（当阿申巴赫即兴创作时，我们听到几种乐器的一组和弦，旋律轻缓。一个大型乐队奏出上一组和弦并一直贯穿到下一场）

50. 德斯本斯旅馆附近的海滨，另一时刻。

塔契奥毫无目的地从阿申巴赫的更衣室门前走过，阿申巴赫停止了手头的工作，二人相互对视，这一老一少之间的某种关系似乎就在这瞬间的默契中建立起来了。

51. 德斯本斯旅馆，阿申巴赫的房间，内景，黎明。

阿申巴赫穿着睡衣，打开窗子，观望旭日升起。

52. 旅馆门口，通向海滨的走道，外景，白天。

阿申巴赫看着塔契奥只身走向海滨，表情有些激动，索性紧跟了上去。

53. 德斯本斯旅馆海滨，外景，白天。

塔契奥在前，阿申巴赫在后，二人走到海滨的开阔地带。

54. 德斯本斯旅馆，海滨，外景，白天。

海滩上，阿申巴赫加快脚步，眼看就赶上塔契奥了，但又没有勇气去实现自己多少天来的愿望，没有跟少年说上一句话，他快步走过少年身边，慢慢拉开了距离，回到自己的更衣室。

少年的身影越来越远。阿申巴赫后怕地左右张望了一下，担心是否有人看到了他的举动，于是一头钻进了更衣室。

55. 更衣室内，白天。

阿申巴赫关上更衣室的门，头靠在门上，一股激流冲荡着他。霎那间，激动又变为悲戚，一种不适感袭击着全身，盗汗，气短，眼前天旋地转。他凭借最后的一点力气离开房门，踉踉跄跄地朝前挪动几步，一下子瘫倒在桌旁的躺椅上。他双手颤栗，捂着胸口，两只眼珠转来转去，期望救助。过一会儿，似乎好一些了，他合上眼睛，头靠在躺椅背上，已是精疲力尽。

56. 德斯本斯旅馆餐厅，内景，晚上。

波兰人一家常坐的餐桌上空无一人。

阿申巴赫坐在自己的餐桌旁，怅惘而焦躁不安。

各个餐桌旁，照例坐着穿晚装的客人们。

阿申巴赫极力抑制住自己的烦躁情绪，起身离去。

57. 德斯本斯旅馆，浮码头，外景，晚上。

阿申巴赫刚走出旅馆就看到了波兰人一家。

婀娜多姿的妇人，女儿们，女管家及塔契奥正走下小汽艇。

阿申巴赫顿时神采飞扬，站在那里，站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相遇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波兰人一家不紧不慢地鱼贯走上旅馆的台阶，顺序仍是：母亲，女儿们，女管家，隔一段距离之后是塔契奥。

女人们一个个从阿申巴赫身边擦肩而过，最后是塔契奥。少年望着阿申巴赫莞尔一笑，笑容亲切，甜美，开朗，自然，然后走了过去。

阿申巴赫没转身，直挺挺地佇立了好久，极力遏止胸中的激情，朝小花园走去。

58. 德斯本斯旅馆小花园，外景，晚上。

阿申巴赫心绪不宁，就连那微弱的光线及漫步的人影都成了难以忍受的干扰，于是走向花园中一个最僻静黯淡的角落，以谴责，甚至是发怒但又充满柔情的口吻倾吐着心里话。

阿申巴赫：你不应当这样笑！听我说，对任何人，你都不应当这样嘲笑！

说罢，跌坐在身边的小橛上，心烦意乱。尽情深吸夜间树木沁人的清香，他双臂垂下，两手颤抖，仰天长叹。

阿申巴赫：我爱你！

59. 圣马可教堂，内景，半明半暗（蜡烛的微光照明）。

管风琴伴奏着庄严的宗教大合唱，在烟雾缭绕的教堂里回荡，节奏缓慢。

塔契奥跪在祭台前，身旁是他的家人和几个虔诚的教徒。

阿申巴赫站在距离祭台较远的一个昏暗的角落里。

塔契奥微微抬起头，慢慢转过身，长久地观察阿申巴赫。

60. 理发店，内景，白天。

一眼看上去就知道理发师是一个善于奉承，服务周到的人，不过，谦恭的举止中不乏自重。他一边为阿申巴赫理发，一边以神秘的语调向阿申巴赫提出问题。

理发师：您不离开这里吗？先生？您不怕倒霉吗？

阿申巴赫大为吃惊，马上反问。

阿申巴赫：有什么灾难吗？

理发师不急于回答，看了看周围的人们。理发店里仅有的几位顾客与理发师交换了一下眼色，大家不约而同地保持沉默。

阿申巴赫：您说的是什么灾难？

理发师（吞吞吐吐地）：没什么，没什么，如果我们听信谣传的话，就没法活了……我可以为您理发了吗，先生？

阿申巴赫没吱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人们，企图从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上猜出什么秘密。

61. 一条小巷，外景，白天。

一只小老鼠从垃圾堆里钻出来，贼头贼脑地东嗅嗅西闻闻。阿申巴赫正路过这里，看见这只老鼠，停下快速的脚步。老鼠逃了，阿申巴赫走开了。周围的环境肮脏极了。墙上仍残留着消毒药水的斑痕，并贴有火车站上常见的一类宣传标语。阿申巴赫心情紧张，取出手绢捂住嘴，急忙躲开了。

画面中只有一片脏纸被一阵西洛可风吹得飞了起来。又有一大群老鼠在一幢旧楼房墙根下窜来窜去，好像海水即将落潮。

62. 德斯本斯旅馆前厅，内景，白天。

前厅里的客人寥寥无几。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阿申巴赫认真地在报纸上寻阅有关的消息。当然他又白费劲了，但他不死心，仍然神经质地一

张一张张地翻阅着。

旅馆经理忽然穿过前厅，阿申巴赫把他叫住。

阿申巴赫：经理！

经理闻声又走了回来，站在阿申巴赫面前，态度仍是那么彬彬有礼，和蔼可亲。

经理：阿申巴赫先生！

阿申巴赫：为什么报纸什么都不谈？就连我都亲耳听到了……

旅馆经理打断了阿申巴赫的话，早就预料到他要问什么了，于是用冷静而肯定的语调回答道。

经理：您也听到离奇的传闻了？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什么病也没流行，您相信我吧！

阿申巴赫：想必您一定看到那些宣传标语了吧？

经理：当然啰，阿申巴赫先生！每年夏天，威尼斯都贴满了这类宣传标语。这是卫生措施，为的是提醒群众预防疾病。这样做是对的，没有什么别的意图，您就放心吧！

经理说着，躬下腰，微笑着向后退了几步，离开了。

经理：没有别的……

63. 几个外景镜头，威尼斯平民区的几个角落，光线不同。

镜头相继化入，有的令人毛骨耸然，有的惨不忍睹。

一个由卫生检查人员和警察组成的巡逻队挤在一所民宅的门口，用力敲门。

另外一幢楼的门打开了，走出巡逻人员，抬着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男人。传来一阵叫喊声，诅咒声。

一条狭巷里几个过路人提心吊胆地走过。

几个面目狰狞的歹徒正在撬锁，那是一家空无一人的商店。听到几声叫喊声，一阵脚步声，他们迅速逃窜。

几个男人小心翼翼地把一口棺材抬上一只贡都拉。贡都拉悄悄地离去，消失在远处静静的水域中。

一个女人蜷缩着身躯， 倒在一个漆黑破烂的角落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伙歹徒尾随一个陌生男子，来到桥头，殴打他，抢走他的钱财，然后将他推入水中。

一个男子的身躯淹没在污水中。旁边漂浮着死狗和死猫。

64. 德斯本斯旅馆花园中的阳台，外景，夜。

一个巡回演唱小分队正在旅馆花园中举行“音乐会”。旅馆的客人们围坐在阳台栏杆内外的桌子周围。

演奏者共四人，两男两女。他们站在路灯下，面向观众。

旅馆服务人员(侍者，电梯管理员，职员等)好奇地簇拥在前厅门口。

成员众多的俄国家庭没有与大家坐在一起，他们紧靠栏杆，占据很多柳条椅，距离“艺术家”很近并成为忠诚的推崇者。看来他们非常高兴。全家围坐成半圆形，后边站着年迈的女佣人，她头上缠着头巾，面容仍然那么阴沉。

坐在阳台上的观众三三两两，稀稀拉拉。旅馆的客人正在纷纷撤走。阿申巴赫慢慢地吮吸着手中的冰棍；塔契奥一家细心地照看着少年，雅修与家人在一起；两个上了年岁的英国妇女似乎对演出毫无兴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手中大块的冰激淋；还有几位先生……

曼陀林、吉他、手风琴和一把破旧的小提琴是这支马路乐队的乐器。演员边奏边唱，每人唱一句，最后一个人用引喻或歇后语点破前三个人的唱词。四个人：一个女人干瘦憔悴，声音嘶哑；一个年轻小伙子唱男高音，嗓音甜美动听，一个姑娘细声细气有如猫叫；最好的要数吉他手了，虽然他有时略显做作，但他的喜剧天才毋庸置疑的。他是男中音，又是滑稽角色。他做出各种手势，又能巧妙地掌握承接唱词的时机，这两招弥补了嗓音不够宏亮的欠缺。他的脸上布满皱纹，面色苍白（灯光下显得更无血色），相貌丑陋，眼露凶光，嘴巴俗气……虽然长相很不讨人喜欢，但还是以他的幽默感和独特的风格博得了观众的喝彩。这位流浪艺人奇迹般地将令人生厌的外貌化为一种具有魅力的艺术。

俄国人看得入了迷。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这位喜剧演员的台词，更何况台词越来越隐晦。但他们还是显得深领其意，很高兴。他们是通过演员的成功动作来理解唱词的，有时甚至捧腹大笑，热烈鼓掌。

这个家族对演员宽宏大量的气度开始影响阳台上的其他观众。慢慢地，就是那些对表演一直无动于衷的人的脸上也开始浮现出笑意。观众这一表情的变化很快就被这位机灵的喜剧演员察觉了。因而表演的兴致更浓。

这位乐队领班不时手执乐器离开队列，走到阳台阶梯前。

于是阿申巴赫有可能看清这位“艺术家”的面孔。那是一张富有魅力的面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有支配阿申巴赫的思维及行动的力量。这张脸使他想起了在慕尼黑碰到的那位陌生人及刚到威尼斯时遇到的那个贡都拉船夫。

塔契奥对演出不太感兴趣，坐在那里，面色灰白。当滑稽演员走开之后，阿申巴赫不断地向少年投去焦虑的目光。塔契奥不停地动来动去，好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姿势。估计他身体不适，看上去，不知他是觉得冷还是觉得热，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阿申巴赫察觉到了塔契奥的“女卫士们”已发现自己正在毫无掩饰地死死盯住少年，这从塔契奥的胆怯及小心谨慎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

阿申巴赫焦虑不安。

马拉松式的演出终于结束了。滑稽演员托着帽子准备接受赏钱。他先走到俄国人面前。当然，热心的俄国观众在这最后一幕也显得无比慷慨。然后他又走到阳台栏杆旁，但没有勇气越过栏杆，只是把托着帽子的手臂伸得老远，微笑着向观众致谢，并做了个逗乐的飞吻动作。

当他走到阿申巴赫面前时，阿申巴赫情绪冲动，突然向这位“艺术家”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阿申巴赫：喂，为什么威尼斯到处都在消毒？

阿申巴赫话音未落便后悔自己太唐突，而滑稽演员并不感到意外，于是不紧不慢地作了回答，声音嘶哑。

演员：这是警察的事……先生，当天气炎热并刮西洛可风时，警察总

是下这样的命令……至于西洛可风嘛……(他看着阿申巴赫的眼睛，故作神秘姿态，捉弄般地又补充了一句)西洛可风可有害于身体健康呀!

说到这里，出于职业的本能，他把帽沿一叠，连同里面的钱一起夹在腋下，双手做着动作表示西洛可风吹来极其可怕的后果。

阿申巴赫(缓慢地):那么说，威尼斯没有流行什么疾病?

演员(露出惊诧的表情):病?什么病?是病还是西洛可风?或是警察……

说着解颐大笑，同时拿起帽子，伸向阿申巴赫。阿申巴赫慷慨大方，往帽子里扔了许多赏钱。

阿申巴赫:好好唱你的歌吧!

阿申巴赫示意他可以走开了。

滑稽演员会意一笑，鞠个躬，退了一步。就在此刻，两个职员走了过来，俨然像两名宪兵，抓住演员的双臂，瞅了瞅阿申巴赫，小声地向他提出了问题。他的回答使两位职员平和下来，于是松手走开了。可是阿申巴赫却失去了平静，他被刚才发生在眼前的一出密谋丑剧所打扰，感到身体不适，手抚前额，目眩头晕。

滑稽演员躬着身子向后退着，逐个地看着观众，狡黠地笑着，手指放在嘴边，抛着飞吻。阿申巴赫突然觉得眼前这位穷艺人的飞吻毫无亲善之意，而是表达了他对住在旅馆里的阔佬们的仇视与控诉，因而感到惶恐不安。

滑稽演员回到“乐队”之中，大家又开始演奏，不过这次不是为观众，而是为自己。他们边弹边唱，声调放肆，歌词粗俗，慢慢消失在黑暗中。

(歌曲是淫荡的回旋曲，歌词用的是很难听懂方言，每句结尾伴以狂笑，最后为和声)

侍者们急忙收拾起放在桌子上的空杯子，客人们也陆续地离去了。

塔契奥及其“卫士们”是最后离开的。“卫士们”围住少年，好像是保护他不受什么东西侵害似的，因此，阿申巴赫的视线被遮住了。

最后，只剩下阿申巴赫一个人了。灯光渐弱，剩下一个侍者收拾桌子并耐心地等待着最后这位客人离开。

阿申巴赫的脸上浮现出忧郁的表情，凝视着一片漆黑的花园。

65. 音乐厅经理办公室，内景，夜。

计时沙漏。最后一点赭色细沙粒迅速地通过葫芦颈部落到沙漏的下半部。

66. 位于圣马可广场的旅游局，内景，白天。

阿申巴赫兑换了一笔钱。他拿起钱，放进了口袋，微微一笑，以示谢意。然后，他对刚给他换钱的银行职员又提出了萦绕在脑海里的老问题。

阿申巴赫：您能告诉我，为什么威尼斯正在大消毒？

职员是个英国人，年轻，衣着讲究，中分头，两只眼睛靠得很近。听到顾客的问题后，神态仍很平静，这是阿申巴赫向其他人提出同样问题时从未遇到过的。职员无意说穿真相，小心谨慎，十分注意分寸地回答他。

职员：没有任何理由惊慌，先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是一项措施，和过去一样，为了预防……

这句重复多遍的敷衍之词使阿申巴赫大为失望，职员发现后觉得惭愧，于是马上做了一些辩解。

职员：这……是官方的解释……是地方当局深信可以令人信服的一种解释。但是，我对您说，在这后面另有其他的东西……

说到这儿，似乎在这两位对话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职员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没有别人，于是放心地侃侃而谈，似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场讲解的机会。

职员：很多年来，亚洲的霍乱就有向外蔓延的趋势。这种病最初发生在恒河三角洲的沼泽地带，后来从那儿向周围的国家流传，首先是印度尼西亚，然后是中国，向西是阿富汗和波斯……您听见我的话了吗，先生？

职员不满足于阿申巴赫的聚精会神，他希望得到的是他听了以后的反应。阿申巴赫终于点头，表示正在洗耳恭听。职员继续介绍这一传染病流行的来龙去脉，其准确程度不亚于一本专著。

职员：通过主要的商道，这一可怕的瘟疫从波斯传到苏联边境的阿斯特拉罕，直至莫斯科城……这是这一瘟病从陆地侵入的路线，相反……

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了下来，因为进来一对夫妇，像是顾客。幸好他们朝大厅的另一边走去，于是职员继续介绍，不过压低了声音。

职员：相反，芽孢杆菌通过了大海是靠了叙利亚的商船，是从土伦港①和马拉牙②登陆的……

职员似乎减少了一大段内容，也许是因为发现了阿申巴赫的神情十分担忧。

职员：……还有，从那波里和巴勒莫……那是意大利的南方，人们希望至少意大利这个半岛的北方不受侵害，可以说这一希望基本如愿了，威尼斯得另当别论，应当考虑到威尼斯泻湖，还有西洛可风……

阿申巴赫颌首以示听明白了。他想走开，但又被无法抑制的要了解全部真相的强烈愿望所驱使，还是留下来继续听完从职员嘴里跳出来的一个接一个的使人胆战心惊的言词。

职员：第一批病毒是在一艘蔬菜水果商船上的几个肤色稍黑的见习水手的尸体上发现的。从那天起，死者不计其数，一般医院，包括传染病院，最后连一张空病床都找不到了……人们虽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又都害怕承认这一可怕的事实。默然静观……您听明白了？要知道，这一城市真正的工业在夏天，一个没有游客的夏天还不如收入极微的冬天。

阿申巴赫被这一席话吓呆了，他挪动了一下身子，准备走开。

阿申巴赫：谢谢！

但职员又使他稍留了片刻。

职员：最好您离开这里，今天比明天好！

阿申巴赫机械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在他的面部特写镜头中，我们看到他那凝神远望的目光……他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

67. 德斯本斯旅馆的后阳台，外景，白天。

塔契奥及其家人穿着更适合参加晚会而不是白天外出活动的礼服待在空荡荡的大阳台上。

① 法国一小港口。——译者

② 西班牙一海港。——译者

（在出奇强烈的光线照射下，没有什么舞台意义的物品与人物形象统统进入观众的眼帘，整个场景主次不分，杂乱无章，荒诞不经，令人费解）

窈窕的贵妇人、小姐们、女佣和塔契奥对阿申巴赫的突然到来示以亲切的微笑。阿申巴赫朝着他们的方向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走近贵妇人。他以极严肃的口气毫不过分渲染地把自己得到的新消息转告给波兰人全家。

阿申巴赫：太太，请允许一个局外人向您提出建议。我告诉您一个自私的人们不愿向您透露的消息。您快离开这里吧，太太，带着塔契奥和您的女儿们……威尼斯正在流行瘟疫……

太太文静地一笑，说了几句话。虽然内容听不懂，但语调极其甜美。阿申巴赫深信其意也是友善的，她的每个词尾“u”都拉得很长。显然，妇人听懂了阿申巴赫的话，向他表示感谢，叫着塔契奥的名字。

太太：塔契乌，塔契乌！

少年走过来，向阿申巴赫莞尔一笑，神态天真自然。阿申巴赫用手抚摸着少年的金发，表示告别。

68. 德斯本斯旅馆走廊，内景，白天。

阿申巴赫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前额靠在门框上。

阿申巴赫（自语）：需要沉默……我将沉默。

他抖动了一下身子，强迫自己镇静。离开门口，稍停片刻，突然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陌生，然后向后景走去。刚一停下脚步又喃喃自语起来。

阿申巴赫（自语）：我走在什么道路上……什么道路上呀……

69. 蒂罗洛湖边的丛林和别墅，外景，天气阴沉。

低沉的天空仿佛要把树梢压弯。

阿申巴赫（还是年青时代的阿申巴赫）失望地朝湖边跑去（我们曾看到过他带小女孩在这里玩耍）。

在他的身旁（后景处）是一座小屋。他的妻子正追赶过来。

妻子：古斯塔夫，古斯塔夫！

阿申巴赫瘫倒了，倒在湖边，放声大哭。

妻子追上了丈夫，弯下腰企图扶他站起来。

妻子：古斯塔夫，算了，古斯塔夫，走吧，走吧！

妻子被丈夫推开了。她站在一边，狠狠地瞪了阿申巴赫一眼，毅然丢下阿申巴赫，朝小屋走去。

阿申巴赫只身一人，头也没回。

一阵风刮来，树梢弯了，湖水荡起层层波浪。

远处的别墅里正在举行一个小型葬礼。参加葬礼的人很少，一口小棺材放在一辆白色小车上……

70. 理发店，内景，白天。

健谈而机警的理发师正在为阿申巴赫理发。阿申巴赫仰卧在椅子上，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种凄凉之感浮现在脸上。他厌恶镜子中那张枯槁的面孔。

理发师看在眼里，早已猜出阿申巴赫的心思，打算帮他解脱。

理发师：您知道吗，先生，重要人物不修边幅，对外在美漠不关心，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也不能误认为是值得赞扬的。

听了理发师的话，阿申巴赫惊叹此人的眼力，不打算打断他的话。

理发师：所以，这就是您最终对自己不满的原因。人的年龄实际上是内心的自我感觉。

阿申巴赫疑惑地看着理发师，不知他要做什么。理发师弯下身子，熟练地把椅子向下落了落，阿申巴赫几乎一点都没感觉出来。

理发师：像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修饰得潇洒自然，如果您允许的话……

这“如果您允许的话”完全是出于客套，因为在没有得到允许之前，他已把大毛巾围在客人胸前，干了起来。

理发师：我将立刻使您恢复年轻倜傥的气派。

阿申巴赫无意反抗，只是有气无力地问了问。

阿申巴赫：怎么可能呢？

理发师不作任何回答。他看着阿申巴赫的双眼，活像一个魔术师准备展示他的魔鬼般的智慧，变起戏法来。

一会儿是阿申巴赫面部的特写镜头；一会儿是理发师的“妙手回春”的魔术师般的动作，我们面前展现出神奇般的变化。

两种不同的液体，一深一浅，先后抹在阿申巴赫的头发上，银灰色的头发骤然变得乌黑，像年轻时一样。

接着，用专门的烫卷器把头发卷成早已过时的波浪，

第一个目标达到了，理发师向后退了两步，不无得意地端详着阿申巴赫，欣赏自己的手艺。

理发师：再使面部皮肤滋润滋润就够了。

此时，阿申巴赫格外顺从，听任理发师的摆布。有时，趁理发师的动作没有挡住他的视线时，就好奇地看着镜中的自己：眉毛变得弯弯的；眼睛的线条向两边延伸了，由于眼睑被描划了一下，衬得双眼有了精神；再往下看，衰老土色的皱皮因贴了一层东西，面部皮肤柔润光滑了；原来苍白的嘴唇透出了山莓红色；他还惊喜地发现，嘴边、眼角及双颊的皱纹统统不见了。理发师以戏剧性的动作麻利地取下围在阿申巴赫脖子上的大毛巾。

理发师：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嘛！

阿申巴赫发现自己又年轻了，年轻得令人惧怕，就跟在船上碰到的那个老头一样。

理发师帮阿申巴赫走下理发椅，然后谄媚地说了一句估计对方爱听的话。

理发师：现在，先生可以放心地去谈恋爱了。

说着，又把一朵小花插进呆若木鸡的阿申巴赫的扣眼里，使得本来就俗不可耐的衣服又增添了一份俗气；红领带、白衣服，大沿草帽，草帽上还系着一条五彩缤纷的飘带。

71. 威尼斯的一片比较开阔的空地，外景，下午。

波兰妇人走在前，塔契奥走在最后，一家人正在威尼斯一片比较开阔的空地散步。二个人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这是阿申巴赫，刚从理发店那里走出来的阿申巴赫。尽管“青春”又回到他的脸上，但是他步履蹒跚。

似乎比以前更加吃力。

塔契奥虽然没有转身，但是看得出，他已经发现阿申巴赫跟在后面，为了使阿申巴赫跟上，少年在拐弯处故意放慢了脚步。

72. 威尼斯的一条小巷，外景，下午。

塔契奥与全家继续散步，四周没有一点生气。阿申巴赫尾随在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波兰人一家转弯进入一个拱廊。

73. 迂迴小巷，外景，下午。

波兰人一家从阿申巴赫的视线中消失了。他不知所措，停下脚步，然后又往回走，东张西望。

最后，他在路口处又看到了他们。他打算追上去，但稍加思索后，却抄另一条近路，准备迎面赶上去。

74. 另一条小巷，外景，下午。

阿申巴赫的目的达到了，但已精疲力尽。他呼吸急促，躲藏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让波兰人一家走过去。塔契奥仍走在最后。阿申巴赫庆幸他们没有发现自己。

他走出角落。此时，塔契奥转身看了他一眼，显然少年早已猜透阿申巴赫的用心。阿申巴赫停下脚步，然后继续尾随这一家人，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75. 后有座桥，外景，下午。

波兰人全家停了下来，像是在商量该走哪条路。

阿申巴赫也不得不停下来，躲在一边。

波兰人全家商议了一阵，上了一座桥。

桥面很斜，所以当这一家人下桥时，桥当中隆起的部分挡住了阿申巴赫的视线。

阿申巴赫疾步登上桥的阶梯，迅速走下桥，虽然眼前是一个没有角落能藏人的较为开阔的场地，但塔契奥一家奇迹般地踪影全无。他们的去向，阿申巴赫不得而知。此时他实在体力难支，摇摇晃晃，毫无目标地踉踉跄跄

行。看上去，他冷得直哆嗦，可是额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

76. 空旷的小广场上有一口井，外景，下午(天几乎全黑了)。

阿申巴赫踉踉跄跄地走近一口井，倒在台阶上，取出一条手帕，揩去脸上的汗水，同时也抹掉了一部分化妆脂粉。他东瞅西望，盼望有人能帮他一把。

后景中有一家药店，阿申巴赫倒在附近。一位药剂师站在门前，用厌恶嫌弃的目光瞪着阿申巴赫。

阿申巴赫解开衣领，一阵哮喘使他透不过气来，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朝前挪动着沉重的躯体……

77. 一条水渠，外景，夜。

阿申巴赫远远地看到波兰人一家登上贡都拉小艇。他拼上最后一点力气，走到浮码头，向一位船夫示意。一条贡都拉靠了过来。阿申巴赫登上小艇，作了手势表示紧跟塔契奥乘坐的小艇。

船夫讨好地一笑，开始划动手中的桨。

78. 另一条水渠，通向开阔的水域，外景，夜。

贡都拉向开阔的水域驶去，阿申巴赫几乎仰卧在座位上。他双目紧闭，呼吸急促，发着高烧，身体左右摇摆，美容面膜逐渐被抹掉，面孔显得怪模怪样的。

(画外，狂笑，怪叫和难懂的斥骂声混在一起，越来越响，震耳欲聋)

79. 音乐厅，内景，夜。

身穿晚礼服的男士与女士们挤在丢弃的乐器中间，吵吵嚷嚷，情绪激动。

由于高烧昏厥引起的幻想像是一场噩梦，一张张狰狞面孔的肌肉抽搐着，一张张嘴嚎叫着，狂笑着。

阿申巴赫推开左右的人群走过来，显得苍老而颓丧，疲惫不堪。他正是人们斥责的对象。

阿尔弗莱德跟在后面。他的动作非但不像是友善的保护，相反，比起别人来，显得更加凶狠，怒不可遏。

阿申巴赫走在前，阿尔弗莱德走在后，终于离开大厅，但是其他人一直叫喊着跟在后边。

80. 音乐厅走廊及经理办公室，室内景，夜。

阿申巴赫穿过走廊，看得到自己的房门。阿尔弗莱德一直跟在身后。二人一先一后，刚一进屋，阿尔弗莱德就一下子把门关上了。

阿申巴赫倒在沙发上，阿尔弗莱德不怀好意地瞪着他，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脖颈。

阿尔弗莱德：骗子！我的大骗子！

阿申巴赫：他们说什么？他们要我怎么样？

阿尔弗莱德：纯粹的美，绝对的严格，形式上的道德主义，尽善尽美观，对感觉的否认，这一切的一切不存在了，一点也没留下！

阿尔弗莱德弯下身，摇晃着阿申巴赫。

阿尔弗莱德：你的音乐已经死亡了，他们发现了你的假面具！

阿申巴赫：让他们走开吧，求求你！把他们轰走吧！

阿尔弗莱德：把他们轰走？

阿尔弗莱德把已毫无反抗能力的阿申巴赫一把拉起来。

阿尔弗莱德：我把你交给他们！

阿申巴赫：不，阿尔弗莱德！可不能这样！千万不能呀！

阿尔弗莱德打开门，把阿申巴赫推到门外走廊里。阿申巴赫倒在一片混乱之中。

阿申巴赫：不！不！

嘈杂的人群肆无忌惮地辱骂起来。

阿申巴赫被打翻在地……

阿申巴赫又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可怕的噩梦般的幻觉之中……

81. 慕尼黑布洛沃普夜总会，内景，夜，特殊光线效果。

阿申巴赫惊慌失措，胆战心惊，满腹狐疑，忽而与这一伙人同行，忽而又被另一伙人陪着。阿申巴赫走下大厅的螺旋楼梯，大厅里放着几具尸体。烟雾缭绕。

通往地窖的迂回曲折的楼梯很长，阿申巴赫吃力地走下楼梯，不时地碰到人的身上(男的，女的，这儿俩，那儿仨)。

一群人用力往下按他。这是一伙年轻人，大吵大闹，非常像在驶向威尼斯的客轮上碰上的那一伙，但衣着及对他的态度却大不一样。

在地窖里，烟雾更浓，漆黑一团，几束引起幻觉的光线撕破了黑暗。在一种听不懂的嘁嘁喳喳的交谈声中，只听得“u”音拉得特长，还伴有电子乐器的节奏很强，甚至于扣人心弦的奏乐声，震耳欲聋。

渐渐地，恐惧被好奇所代替，惊慌被享乐所更叠。阿申巴赫像一名演员，越来越主动地参加发生在自己周围的可怕的戏剧当中了。

在地窖上方的墙面上有个粗糙的豁口，算是窗子。从那里，我们看到了几个淫荡的动作。阿申巴赫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人们在他的周围魔似地扭动着身体，跳着下流的舞蹈。

此时的阿申巴赫再也不是梦境的旁观者了，而是与其他人混在一起，他也失去了理性，沉浸在嬉笑打闹、喧哗吵嚷之中了。

周围是一片叫喊声，稀奇古怪的乐曲声，浓烟笼罩及变幻莫测的冷光。

一会儿，地窖又变得一片谧静，只剩下阿申巴赫一个人了。他精疲力竭，头倒在楼梯旁，那里横躺竖卧着没有生命的躯体。阿尔弗莱德站在他的上方，怒气冲天，态度冷漠，语调沉重。

阿尔弗莱德：尊严，高贵，楷模……一切都完了。现在，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与你的音乐一起走入坟墓了。

阿申巴赫看着阿尔弗莱德，毫无反抗之意，嘴唇扇动着，要说什么，却没说出声。

阿尔弗莱德：你可以满足了，我的朋友！你已经达到了最大的平衡，“人”和“艺术家”在你这里合为一体了，可惜是一起走到了失败的尽头了。

阿尔弗莱德弯下腰来，鄙夷地看了看这位无力反抗的显得无比顺从的朋友。

阿尔弗莱德：你从来就不清白，清白是纯洁所赐予的，而陈腐则只会

带来罪恶。

阿申巴赫脸上的脂粉都被抹掉了，露出老朽不堪的本来面目。

阿尔弗莱德：你老朽了，古斯塔夫，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陈腐更不纯洁。

82. 德斯本斯旅馆前厅，内景，白天。

阿申巴赫面色惨白，精神萎靡，面对旅馆前厅，看到了正在托运的一堆行李。他深信塔契奥就要离开了。

他向一位正在忙着干活的侍者打听。

阿申巴赫：什么时候？

侍者（也头也没抬）：午饭之后。

一丝凄楚的表情掠过了阿申巴赫的面部。

83. 德斯本斯旅馆的海滨，外景，白天。

上了年纪的救生员看了阿申巴赫一会儿，动作笨拙地在沙滩上跑着，一窜一跳地远去了。阿申巴赫独自一人，倒在躺椅上。

到处是秋天的萧瑟景象。这里也曾有过绚丽多彩，而此时此刻却一片凄凉。

海边的水域里隆起的沙滩像镜框似的把靠近海岸的水域围成一面镜子，细浪又打破了镜面，掀起波纹。

一架像是没主的照相机放在海边一只三脚架上，海风吹起了盖在机器上的黑遮布。

几声轻松愉快的叫喊声把阿申巴赫从凝思中唤回到现实。

塔契奥与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耍，其中还有雅修。他们相互追逐，倒在沙子上搂着抱着，打滚。一会儿又站起来继续“打仗”。这也许是他们离开利多岛前的告别游戏。

一把沙子投向雅修的脸。是塔契奥干的。雅修气恼了，追过去，狠狠揍了塔契奥一顿，其他的小伙伴站在一旁，袖手旁观。

雅修拳打脚踢，然后又把势单力薄的塔契奥按倒在地，使他脸朝沙，嘴啃地；再跪压在他的后背上，可怜的美少年几乎被憋死。

阿申巴赫想从躺椅上站起来，但实在是连这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拼力用双臂撑着扶手，略抬起身来，两腿哆嗦，又倒在座位上。他只能是一个被动的爱莫能助的旁观者了。

塔契奥徒劳地摇晃身体，极力挣扎，但只有当雅修松手时，才得以站立起来。少年面无血色，一条腿跪着，久久不动。

雅修此时恳求塔契奥，想要帮他一把，却被塔契奥蔑视地拒绝了。塔契奥自己站起来，走开了。

雅修跑了两步，追上了他，恳求塔契奥原谅并与之重归于好。塔契奥推开了他，继续走自己的路。

雅修又回到其他小伙伴当中，他们一起离开了海滩。此时，海滩上除了一老一少以外，再无旁人。

塔契奥赤脚走在沙子上，步履矫健而轻盈。他低着头，好像正准备聆听远处的话语，远方的呼唤。

阿申巴赫语调坚定而沉重，就像一个人找到了真理和新的平衡一样。

阿申巴赫(画外)：现在，你听我说，塔契奥……

少年在海边停下脚步，一直低着头，用脚在沙子上划着道道。

阿申巴赫(画外)：美，神圣的美只有在看得见时才属于我们，并属于我们的感觉！我明白了，只有现在才明白。

塔契奥缓缓地向大海走去。

阿申巴赫(画外)：我们、艺术家……对了，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个。我们不可能又要追求美，又拒绝爱洛斯爱神的降临。

现在，少年涉入海水，阿申巴赫放眼望去，海面是那样的遥远，像是影影绰绰地出现在漫无边际的云雾中的一面镜子。

阿申巴赫(画外)：我们男人可以以我们的方式成为英雄，成为战场上听从指挥的勇士，但实质上我们和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不是什么理想在激励我们前进，而是爱好及性的追求驱使我们有所成功……

阿申巴赫浑身放松，头靠在椅背上，双臂放在扶手上，目光对着隐约可见的塔契奥。

阿申巴赫(画外): ……因为我们的追求只是爱情, 这就是我们的愉快和耻辱。

蓦地, 塔契奥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或者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移动了一下身体, 动作潇洒。手叉到腰间, 向侧面岸边望了一眼。

阿申巴赫(画外): 我们既不神圣也不高贵。形式的道德主义, 荣誉, 人们所谓的信任, 教育他人的自负感, 这一切都是谎言, 塔契奥, 你要知道, 统统是谎言!

塔契奥长时间地向岸边阿申巴赫的方向望着。

阿申巴赫(画外): 地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我们都企图摆脱这一恶运, 但实际上, 我们不管朝哪个方向走, 这一目标都在吸引着我们的脚步, 这就是一切的一切, 塔契奥!

阿申巴赫缓慢地抬起头, 回敬了少年的注视。

阿申巴赫(画外): 我就要去了, 你留在这里, 不要再来见我, 你走开吧!

阿申巴赫的头沉重地低下了, 紧紧靠在胸前, 目光迷茫, 但神情安详, 像是进入了沉睡的梦乡。

下面, 海岸边, 少年好像在微笑。他抬起叉在腰间的手, 指着远方, 指着地平线……

84. 场景与上场相同, 另一时刻。

救生员, 一位职员和两个顾客奔跑着, 气氛非常紧张, 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出事地点。

大家凑过去, 紧张地查看着阿申巴赫, 发现他的脉搏消失, 瞳孔放大, 心脏停止跳动。人们相视无言。

阿申巴赫侧卧在躺椅上, 离开了人世。